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三十六

諫諍部十四

直諫第三

漢王章成帝時為京兆尹章素剛直敢言以為大將軍王鳳建
選定陶興王之國非是廼奏封事言日蝕之咎天子名見章

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佐善而蓄惡以瑞異今陛下

身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

姓以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蓄異蓄異

者也今陛下將軍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

天子孤立於上顯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

順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

以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

如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

口臣也其一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罔

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智者

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下之

若加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下也孝文帝

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叩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

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

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

隱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

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

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

武皇帝聽用其計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

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

故以大臣勢陵不敢和議也方今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間而

起者蜀郡是也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

相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輕是大臣無

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是者國

行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等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

罷臣聞齊桓之時有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

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

館也且堯胡尚殺首子以盪世况於天子而

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

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罷商

止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悟納之謂章曰微

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

與章薦中山孝王舅瑯琊太守馮野王以王舅

聖主樂賢也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

甚方欲倚以代鳳而上以皇太后故章竟下獄而死

崧福成帝時為昌尉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而京兆

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所誅王氏浸盛蓄異數見羣下莫敢

正言福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道

秦歸漢制位漢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

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

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于亡命而為謀王韓信援於行陳而

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其異以九九見者桓公不

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

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繆公行伯繆

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詰尚其

所言言可採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若此則

之士發憤吐懣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家表裏爛然

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矣然其雋

傑指陳世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

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
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無道之
罔以為漢毆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羣下雖
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之
今不循伯者之道廼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伯
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垂陳平之過
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願逆順此所
謂伯道者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
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
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
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

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
以明其然也取民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
所宜言大不敬以此下之一也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
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其妻
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叛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
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
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
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
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
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
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蝕地

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菑亡與此數陰盛陽衰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為之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母若火始燄燄訖陵於君權隆於上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遂不納成帝久立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陛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呂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商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謂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礼亦宜之何者諸侯尊宗聖庶奪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礼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留今仲尼之廟不

出關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天之祀非皇天之
意也今陛下誠能著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
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
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
終不見納

杜業封建平侯哀帝即位業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鯁
之臣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權
臣之黨黨曲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
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讚想故許后被加以非罪誅破諸
許族敗元帝外家內族如同產兄弟紅陽侯立及淳于氏皆老
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

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有謗於海內尤不可不
慎陛下初即謙讓未皇孤獨特立莫可據杖權臣易是意若探
湯宜密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諸博忠信勇猛材畧不世出
誠國家雄俊之賢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鎮天下此人在朝則
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
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也

母將隆哀帝時為執金吾侍中董賢坊貴帝使中黃門發武庫
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將隆奏曰武庫兵器天
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前大司農錢目乘與
不以給供養勞則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
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言諸侯方伯得顛征伐廼賜斧鉞漢

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
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
而以天下之公用給其私門棄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
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
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謂收還武庫帝不說
鮑宣為諫議大夫時哀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
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議
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上書諫曰竊
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
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
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復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

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心憂國如饑渴
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
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
為不能昔堯放四凶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
服今賞人反感請寄為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
亡去城廓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
和水旱為苗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私亡公受
取不已三亡也豪彊大姓蚕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
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迕六亡也盜賊劫掠取民財物七
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歐殺一死也治獄深刺二死也
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

饑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
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
化之所致邪羣臣等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
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
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
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
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
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鳴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
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謂酸陛下不赦將安所歸命乎奈何
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千萬數奴從賓客漿酒藿
肉視酒如漿視肉如藿也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傳商

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
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辨足以
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
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傳喜使
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
更博士位皆歷三公知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為司
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輪官不敢為奸可大委任也陛下前
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
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
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庶黎怨恨次有諫諍之臣陛下苟欲
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

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惡人結仇惡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
諍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
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呐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帝以
宣明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是時民驚走持藁或麻幹一枝相傳
日行明年正月朔日蝕帝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
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又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
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正月一日
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曰朝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
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
及旁反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
惡免官遣就國眾庶歛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

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虹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

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葭莩喻輕薄而附著

也但以令色諛言自進令善也諛諂也賞賜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

尚以為小復壞暴室時以三第摠為一第賜賢猶嫌隘也賢父子

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為為賢第上時

上家有會輒大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

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

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

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

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

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也易改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瑞

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不被省視也欲使海瀕仄

陋自通遠矣瀕涯也願賜教刻之間刻漏刺也極竭髦髦之思髦髦

猶蒙蒙也如淳退入三泉死亡所恨三重之泉言其深也帝感大異納宣

奏奏

鄭崇字子游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帝初納用之每

見曳草履帝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帝欲封祖母傅太后

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

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戾孔卿皇后父為高武侯以三公

封尚有因緣今故無欲復封商壞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

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

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

亦罔有克壽

周書無逸之篇也

故衰世之天折蚤沒此皆犯陰之害也

呂願以身命當國各崇因持詔書案起

案即寫詔之文

傳太后大怒曰

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額制邪帝竟封焉崇又以董賢事

貴寵過度諫繇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

後漢譙玄巴郡人成帝時為議郎帝始作期門教為微行立趙

飛燕為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子多橫夭折玄上書諫曰呂聞王

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裔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咏

衆多之福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於

微行之事受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太子產

而不育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

修則患生非嘗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

上下之別此為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鉅期為衛尉光武嘗輕輿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而還鄧暉為上東城門侯光武嘗出獵車駕夜還暉拒關不開乃從東門入明日暉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為憂而陛下遠獵上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侯為參封尉蔡茂為廣漢太守時雒陽令董宣舉糾湖陽主光武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繇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興再隆大

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勢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與出入宮省通罪積日寃魂不報雒陽令董宣直道不顧于主討姦陛下不先證審詔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僑逸賓客放濫宜勅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鄭興為大中大夫建武七年三月晦日蝕興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為蓄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蓄生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蓄於是百官降物君

不舉避移時

避正寢過日食時也

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

事陰氣未作其蓄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譴見日月變咎之來不

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者

是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桓公晉文歸國而任

卻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

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或曰朝廷欲用功臣

功臣用則人位繆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桓晉以成屈已從

衆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

蝕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

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

亦急咎之罰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

其反政故蕃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

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諫羣下之策書奏多

有所納

桓譚為議郎給事中時光武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醜賞少薄

天下不時安定譚上疏曰前獻讖言未蒙詔報

臣欽若等曰譚先上疏陳時政

所宜事具規諫門

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正道者以合

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

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

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

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也詿誤

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是黃白之術甚

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
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
義畧雷同之俗語解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
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
未盡歸伏者此權謀者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
既無重賞以相思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
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
莫知與之為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
何說而不繹何向而不開何往而不尅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
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

陳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

隸較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
霸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師父孔子曰百官摠已
聽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
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
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明徵訐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
弟變其父兄因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
身為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
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篤察也方今
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或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
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
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

楊終為蘭陵校書章帝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徒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帝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悞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菑疫未息躬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切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寃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夷吾樓蘭車師戍已民懷土思歸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衆庶昔殷民近遷維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國之肥饒寄不毛之

荒極乎且南方暑濕瘴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下由念省察以濟元元書奏帝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空鮑昱較書郎班固等難諭以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宜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訖之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听還徙者悉罷边屯

宋意為尚書章帝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

王母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由京不遣就國意以為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馮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由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錫幣今康馮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鉅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屯縣男女少長受並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不臣所以尊卑：彊幹弱枝也者陛下德業隆盛當為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三姜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藩國為子孫基趾而室第相望久盤京邑

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李不難且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康馮各歸藩國令姜等速就使時以塞衆望帝納之

魯恭為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恩日昃不食爰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兆庶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畜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

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錄內
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
不得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
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佑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
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
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
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入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
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
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
勝人者亡今匈奴為鮮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南去塞數千里
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蔡邕遠出

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白山之難不絕如繼都護陷沒士
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
為累恩奈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
度不足所以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
矣三輔並涼州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
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
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
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
心書奏不從

何敞為侍御史時車騎將軍竇憲大發軍擊匈奴而詔使者為
憲弟篤景並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敞上疏諫曰臣聞匈

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慢書之恥此二辱者臣子所為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還怨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恥而感春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而猥復為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臣雖斗筭之人誠竊懷怪以為篤景親近貴臣當有百僚表儀今衆軍在道朝廷焦唇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省後拜為尚書復上封事曰夫忠臣憂世犯主嚴言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摠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偏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凶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于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故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

於嚴怒臣伏惟累祖蒙恩王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環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也

樂恢為尚書僕射竇憲兄弟放縱恢上疏諫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繇權移於下大臣持國嘗以執威為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乖立衆物夭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

不省時竇太后臨朝和帝未親萬機恢以意不得行乃稱疾乞骸骨詔賜錢大醫視疾恢薦任城郭城均陽高鳳而遂稱篤拜騎都尉上書辭謝曰仍受厚恩無以報效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權春秋以戒聖人懇惻不虛言也近世外戚富貴必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慕山陵未遑政事諸舅寵盛權行四方若不能自損誅罰必加臣壽命垂盡臨死竭愚惟留神詔聽上印綬乃歸鄉里

唐雎和帝時為臨武長交州舊以龍眼荔支及生鮮獻之驛馬晝夜傳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頓仆死亡不絕道經臨武雎上書諫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負膳為功故天子食大牢為尊不以果實為珍伏見交趾七郡獻生龍眼等馬驚風發

南州土地惡虫猛獸不絕于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
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從其奏而
罷之有蓋之至本處亦與善爾小民亡不與也翟酺為尚書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
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閭顯等並用威權酺上疏諫曰臣聞微子
佯狂而去殷孫叔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踈其君時不可也臣
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伏
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
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級
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更改社稷豈不以勢尊威廣以致斯
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
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
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
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營營更相佐附臣
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帛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珠吐于
澤誰能不舍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
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帝愛百金于露臺
飾帷帳于皂囊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
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較今自初政已來
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歛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
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職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
也昔成王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

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
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四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
平其可得乎自去年以來蓄^譴遣頻數地折天隳高岸為谷修身
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恤研
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
重割情欲之歡罷晏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
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蓄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
省而外戚寵臣咸惡之

陳忠為尚書僕射安帝數遣黃門嘗侍及中使伯榮伯榮帝乳母王煙女

往來甘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為禮謁又霖雨
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

叙庶事不叙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妄為應陛

下每引蓄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息莫以為負故天心未得隔

年屢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海瀆水至溢兗豫蝗^蝻滋

生蝻中子也荆^州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

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

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蒞不

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

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駟馬相望道

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

三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倖於人主長吏惶怖謹

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峙徵役無度老弱

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吁嗟莫不叩心河間
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
車下陛下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
柄在於臣妾水蓄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
之使江都謨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立嚴天元之尊
正乾剛之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
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公
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傳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
國政一繇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偏上臣不得干君嘗
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事時三府任輕
機事專委尚書而苗青變咎動輒免公台忠以為非國舊體上

疏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
待以殊敬在輿為下御坐史為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
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
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繇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
其漸久矣臣忠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兄見有所興造
兄見言不廣也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讟日聞罪足萬死近
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苗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
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
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
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文嶮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
其意剖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

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京江王聖等遂至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饑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絕上求廩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為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為以求天意以消菑異誠不宜追錄小息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教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

歡快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羞與為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為匹夫而王侯爭與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嘗願巨愚以為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民命危於累卵嘗懼時世復有此類沐揚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蓄危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推之異雄復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蓄猶大臣前後瞽目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尤異今冀已高

議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雖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以交違失爵如晉曰法博至重王黃瓊為尚書僕射順帝時連有蓄異瓊上疏曰間者以來封位錯謬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暗月散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雒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蓄異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孰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亦果明當黜也張綱為侍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職危心綱嘗感激慨然嘆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繇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嘗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廢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信任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章無功小人皆有爵官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恩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胡廣為尚書僕射時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擬籌以決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倪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鈞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

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
楊倫為侍中順帝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
有司奏嘉贓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
倫乃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領正
則毛理今任嘉所生狼籍未受辜戮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
案坐舉者無以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四賢徐州刺
史劉福等釁穢既彰咸伏其誅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
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者以
弭謗讟當斷不斷黃石所戒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妇之言者
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惟陛下苗神省察
奏御有司以偏言公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偏探知密事徵

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

結正其罪鬼薪取薪以給宗廟三歲刑之

詔書以倫敦進忠

言特原之免歸田里

言特原之免歸田里

郎顛舉有道不就順帝陽嘉二年正月就徵公車時菑異屢見
顛乃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妖象地見菑符所以譴告人主責
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菑異所生各以
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
思過念舊務消祇悔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
約極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草
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闡睢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
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為德
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菑火光熾猛驚動神靈

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蓄火燒其宮又曰君
居高臺府犯陰浸厥蓄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蓄火竝作燒君
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構室昔盤庚遷殷
去奢即儉夏后早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為長府閔子曰仍舊貫
何必改作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粟卹貧人賑贍孤寡
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
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
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
蒙之比也蒙者臣君上下相冒亂也又曰欲德不用厥異嘗陰
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
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
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
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繇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
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非候忝察衆政以為立夏之候當有雲
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火
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日
至乎九日三公封卦三公上應台陛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
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
竟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彼策
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夫蓄青興致
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
郡有蓄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

謂大綱疏小綱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百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鑽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顓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慤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蓄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顓區區之願夙夜夢寤盡心所計謹修序前章暢其旨趣條便宜七事宜具狀對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蓄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官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

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當居而皆當修積土木營建無已消功殫賄巨億為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蓄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勅下鍾鼓之懸休繕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繇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敏速也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甲加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甲皆徵也不有火蓄必當為旱願陛下較計繕修之廢永念百姓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言天子為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為應以惡也如是則景雲降集青殄息矣二事去年以來兌卦用事類多不效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為實清濁為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在以虛事上無

國伍之實故清濁效而寒溫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

陽君陰臣

侵消息者或陰專政或陰侵陽也

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

年則致日食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引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蓄成戊己今春當早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蓄青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於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來穀收減稍家貧戶飢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水旱之蓄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

老子曰人之饑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絺袍草屨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尊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嘗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四事臣竊見皇子太子不明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軒轅統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礼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至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

之女表商容之間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子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慎思宜簡出宮女姿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幸亦宜雅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下者合於人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苟言之罪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曰有孛星於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代又為大辰北極亦為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羗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歛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變責歸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大尉服干戚建井旗畫玉版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為福也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虹貫日凡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嘗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蓄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為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內省以備後蓄凡諸考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

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自司徒居位陰陽多
謬久無虛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且立春以來金氣

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禳之

將負臣言遺患百姓時劉琦為司徒至陽嘉三年策免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

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基當作基謂以三基之法推之高祖起亥仲二年今

在戌仲十年請記歷樞日卯酉為草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

出入侯聽言神在戌亥司侯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

亡於易雄雌秘歷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眾小人欲共困害君

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

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危即位

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

患而豫防之臣以為仲戊己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

罪至今適三百年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

有所更变大為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招

來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

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詒顛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嘗

也朝廷率繇舊章何所變易而言嘗又言當大蠲法令草易官

號或云變嘗以致菑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

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盛而養

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發崇溫柔遵其行令而令

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

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招殆非朝

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
之才而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
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竟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
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繇舊章也尚書職任機衡宮
禁嚴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
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倫當今之宜又
孔子曰漢三百載斗歷改憲三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
十歲五行更用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
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避易而難
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
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
處同歸殊途一致百慮是知變嘗而善可以除菑變嘗而惡必
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
以順天道也臣顛愚蔽不足以答聖問顛又上書薦黃瓊李固
并陳便宜四事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
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
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
循軌四時和陸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
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
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嘗有蒙氣月不舒光
日不宣耀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
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

有所闕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求
機衡之政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為先者明其不
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
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
臣強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封卦也於
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
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
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王
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
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变色則其效也天網
恢恢疏而不失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

日月合其明璇機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

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

雷以冬鳴則歲飢也

陛下若欲除菑招

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大皓悅

和雷聲乃發

大皓天也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

明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

帝明堂布政之宮孝經鉤命次日歲星守心年穀豐尚書洪範

記日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者謂歲星

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

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

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

人饑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

矣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借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借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為祈禱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蓄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穰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蓄害不在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祿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雒陽郡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大處比有曜光明此天蓄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火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宿麥若一穀不登則饑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蓄者簡稅防蓄為其力也願陛

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其夏大旱秋鮮旱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皆略如顛言耳
杜喬為大司農順帝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嘗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綬裂勞臣之亡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

畏班爵位而物無虧苟遂私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周舉永和末為諫議大夫時連有菑異順帝詔舉於顯親門問以變青舉對曰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借嘗陽若夫借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彊宗大姦以時擒討其後江淮猶賊周生徐鳳等處處竝起如舉所陳

劉陶為太學生桓帝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凶饑菑異數見陶上疏陳事曰且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

之人與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嘗存之慶循不易之制日不見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菑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群醜刑隸芟刈小民彫敝諸夏雷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竟令帛豹屈於麀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上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蚕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寃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罹妖叛之罪死者悲於寃宄生者戚

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
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諛口擅閭樂於咸陽授
趙高以車府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
勢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
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知不救故武丁得傳說以消鼎雉之
苗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吳州刺史南陽朱穆前
烏桓較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
憲操平摧破姦黨民清萬里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
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
上齊七曜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
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

奏不省

袁著為郎中年十九見梁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
聞尼嘆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
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勢分權臣上
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用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苗今
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
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威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
言將側耳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
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若殷王紂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
口書奏不省

楊秉為侍中尚書時桓帝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裔府舍是日

大風拔樹晝昏乘上疏諫曰臣聞瑞繇德至菑應事生故傳曰禍福無門唯人自招天不言語以菑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嘗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蓋旗不駕故詩稱自郊俎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莊公如崔杼弑冢莊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為崔杼所殺侍衛守空宮級璽委女妾設有非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炤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挫折畧陳其愚帝不納應奉為司隸較尉桓帝時繇貴人見幸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乎鄭漢

立飛燕成帝裔嗣泯絕母后之重興廢之所因宜思闕睢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

李雲為白馬令桓帝延嘉二年中嘗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梁

冀功竝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為皇后數月間

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是時地數震裂衆菑頻降雲素剛憂

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臣聞皇后天下母

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五氏即史記所謂庶徵曰兩日

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比年菑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

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

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傅太尉典兵之官舉厝至重

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雷沆天下以

罪行誅猶名家臣搢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
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列將謂皇孔子曰帝者諦也今

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

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死黃門獄中

朱穆桓帝時坐忤宦者趙忠輸作左較救出居家數年在朝諸

公有多相推薦者於是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者及在臺閣旦

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嘗侍參選士人建武

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嘗伯

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及子弟親戚並荷

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御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勢怙

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為可悉罷省尊

復往初率繇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

即陛下可為克舜之君衆僚皆為稷契之臣兆庶黎民蒙被聖

化矣帝不納後穆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嘗

侍各一人者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

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嘗侍小黃門通命

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

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起左右傳出聲傳良久乃趨而去

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

疽卒

陳蕃為光祿勳桓帝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諫曰臣聞

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今臣蒙恩聖朝

備位九見^列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禹世父尊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門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餉十傷五六萬人饑寒不聊生活而採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貨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蓄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兵革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邪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于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今天下之論

皆謂獄繇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得失擇從忠善尺一遜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雋爵閤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成較獵_{廣成苑名}著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放逸遊周公戒成王無繫於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王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危害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

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瑯琊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憾齊公景威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為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書奏不納

襄指平原人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此失皇子灾異尤數指自家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臣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座出端門不軌嘗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心犯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座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切執法歲為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臣聞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雒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諠於占亦與竹柏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質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老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竝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

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寃漢興以來未
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求平舊典誅當重論皆須冬
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玩習又欲避
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
魂神寃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
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行以廣螽斯之祚又七年
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可長數十丈扶風有星隕
為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大小無常故易況之大人帝王
為符瑞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
當死者秦之將衰華山神操壁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始皇
逃之死於沙丘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石山宮有死龍之異後

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
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勢春秋五
石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扶風與先帝園陵
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
學門自壞者也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
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為帝也大學天子教化之官其
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
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竝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
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臣前上瑯琊宮崇受于吉神
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至
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清問極盡所言書奏不省

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強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繇獄多寃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為此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寃獄為劉瓚成瑨虧除罪避追錄李雲杜衆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星闕比年日食於朔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與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嗣不興孝冲孝質類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為生虐故周衰諸侯以力征相高於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於其時殷紂好色妲己是出葉公好龍真龍游廷今黃門嘗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嘗寵係嗣末此豈不為此天官宦者

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今乃反處嘗伯之

位實非天意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

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

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或言當時老子西入夷狄始為浮屠之化浮屠

不三宿桑下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宿便即移去也不欲久生思愛精之至也

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草囊盛血遂不眴之其守一如此

乃能成道今陛下姪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殫天下之

味奈何欲如黃老乎書上即詔尚書問狀楷曰臣聞古者本無

宦官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後稍見任至於順帝

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

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坐論司寇

使延年被戮媯伏其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以甄其德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斃于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明戒也昔漢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况陛下今所親倖以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諛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宿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熙倖惡消殄則乾蓄可除帝省其奏因以病自上乞骸骨還家

趙典桓帝時為大鴻臚典以恩澤諸侯無勞受封羣臣不悅而莫敢諫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乱象兼度且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宜一切削免爵土以存舊典帝不從劉瑜桓帝時舉賢良方正到京師上書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裔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闕典籍猥見顯舉誠異臣愚直有補萬一而東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泣血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虜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咨嗟天曷為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闕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裔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

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河圖受嗣正在九房
今女嬃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
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
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月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
況從幼長幽藏歿身又嘗侍黃門亦廣娶妻怨毒之氣結成妖
青行路之言官發略入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綠
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摧霜墮之異況乃羣輩
咨怨能無感乎秦作阿房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竒巧掘木
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法政民無罪而復入之民有田
而復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為吏餽民愁鬱結
起入賊黨官趣興兵誅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

父兄相代殘身妻奴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代之如此豈不痛哉
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
舍賓客市買燠灼道因路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
達道藝而各正諸己莫或裨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
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及開東序金滕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
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致和平德感祥風矣
臣慙慙推情言不足採懼以觸忤忤營懼悖於是特詔召瑜問
菑咎之徵指事按經識以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
以他事瑜復悉心以對八千餘言有功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為
議郎瑜與竇武同誅其後宦官悉焚其上書以為訛言
審忠梁人為郎中靈帝初中嘗侍曹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等

矯詔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遷竇太后於南宮連有蓄異忠
以為朱瑀等罪惡所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
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湯舉伊尹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
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嘗侍蘇康管霸
應時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改革容侯朱
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與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闈執奪
璽綬迫脇陛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
勲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
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
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雉魚釣車馬服
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
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憤盈
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
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雉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啓
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截截行路人士莫不稱
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殘滅昔秦信趙
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
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
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為
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掃滅醜類以
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拜徙以絕妄
言之路章寢不報宦官誅後辟公府

張奐靈帝時為大司農熹平元年青蛇見於御座軒前大風雨
電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當應奐上疏曰臣聞風為號令動
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伸配龍騰螫順至為休徵
逆來為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積為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
或志寧社稷或方正不回前以讒勝竝伏誅戮海內默默入懷
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其從坐禁錮
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
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天子深納奐言以問諸黃門嘗侍左右
皆惡之帝不得自從

謝弼為郎中熹平初青蛇之異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
德妖異生於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改道或虧則姦臣
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洪範傳曰厥極弱
則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徘徊不去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
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
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拔立聖
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
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
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絕竇后之思前
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
后為母哉拔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感兵革
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
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勲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繇於
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
一旦誅滅甚為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罹徙錮蕃身已往
人百何贖空還其家屬解除禁錮夫台宰重器國命所係今之
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
餗之凶可因菑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
居政事庶菑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
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左右惡其言
出為廣陵府丞

楊賜為光祿勳熹平初青蛇之異靈帝以問楊賜上封事曰臣
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

空來菑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
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
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
孽詩云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闖於鄭門昭公殆以
女敗康王一朝晏起闕雖見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
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菑惟陛下思乾剛
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權割豔
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武宋景其事甚明後為光祿
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畫降於嘉德殿前靈帝惡之引賜及議
郎蔡邕等八金商門崇德署使中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
福所在賜仰天而嘆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嘆

息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雲
欲得上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徵薄之學充先師之
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
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僻昏亂
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入
所謂螭螭者也於中孚傳曰蜺之比無得以色親方今內多嬖
倖外任小人上下並怨諂諛盈路是以菑異屢見前後丁寧今
復投蜺可謂熟矣案春秋識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如四百
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官易曰天垂
象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入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
又鴻都門下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
其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嘗伯任芝居納言
郤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諛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
縉紳之徒委伏猷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
不見逮及寇履倒易陵谷代處錫之誠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
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改
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誡
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
斷絕尺一抑止繁蕪畱思庶政無敢怠皇翼上天還威衆變可
弭老臣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
盡悽悽之心哉書奏甚忤曹節等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
蔡邕為議郎光和初妖異數見人相驚擾靈帝詔問邕曰此菑

變主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
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空披露
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且對經術以皂囊封上邕
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舊咎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
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害
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
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卽安今菑
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則寺署其為監戒可謂至切鯢
墮鷄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
貲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陵園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
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
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推趙霍
以為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雅正而聞太尉張顛為玉所進光
光祿勳偉章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珰屯騎校尉蓋升茲叨
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
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
實守正茲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子四體委任責
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人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為
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
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名不慎切責三公
而今竝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之不厭
莫之敢言臣願陛下恐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自

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慙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嘆息竟為中官所構坐徙朔方大和海為上祿長靈帝時詔州郡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謂五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思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弟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帝覽而悟之黨錮自祖以下皆得

解釋

陸康為樂安太守時靈帝欲鑄錮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

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十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錄菑自生襄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損舍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以善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侍因此讚康援引亡國以警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御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為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

劉陶為侍御史靈帝時鉅鹿張角偽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
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曰聖王以天下耳目為
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友黨不可勝計前徙楊賜奏下詔
書切勅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
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易聲獸心私共鳴
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
角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徙京兆尹稱
疾徵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亂復上疏曰
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
張角之亂後遭邊境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
驚悚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改顏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
川變詐萬端臣嘗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幽谷
據阮高望今果已攻河東遂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
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搖動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
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
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
出武關北徙壺谷水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有者尚十三四軍
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
寇侵前去營咫尺故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
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
厭而意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
謹復陳當今惡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

天下大亂皆繇宦官官事急共讒陶下獄死其八
張鈞中山人為郎中靈帝時內官張讓趙忠及夏惲郭勝孫璋
畢風粟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嘗侍封侯
貴寵父子兄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
糜沸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
者其源皆繇十嘗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掌權
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
斬十嘗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
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寇履視事如
故帝怒鈞曰此真任子也十嘗侍固當有人善者不鈞復重上
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道者御史承
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
交通

魏霍性為度支中郎將廷康元年六月文帝為魏王將出南征
性上疏諫曰臣聞文王與紂之事時是天下括囊無咎凡百君
子莫肯用訊今大王體則乾坤廣開四聰使賢愚各建所規伏
惟先王功無與比而今能言之類不稱為得故聖人曰得百姓
之歡心兵書曰戰危事也是以六國力戰強秦承弊幽土不爭
周道用興愚謂大王且當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臥功業
可成而今勅基便復起兵兵凶器必有凶擾擾則思亂亂出不
意臣謂此危危於累卵昔夏啓隱神三年易有不遠而復論有
不憚改誠願大王揆古察今深謀遠慮與士大夫莫其長短臣

沐浴先王之遇又初改政復受重任雖知言觸龍鱗阿諛近福
竊感所謂危而不持奏通帝怒刺姦就考竟殺之既而悔之追
原不及今雖其功或足以與西器也亦不與對也其出也
毛玠為尚書僕射時太子未定立臨淄王植有寵玠諫曰近袁
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會玠起更衣太
祖謂左右曰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不無為也玠望入曰玠百
鮑勛為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
臺榭苑囿宜以為後文帝將出游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
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右烈臣
真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陰之中修馳驅之事
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

問侍臣曰獵之為樂何如公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
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教化萬邦成又故移風
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厚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
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魚于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為務愚臣
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
取媚於遯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罷還
出勛為宮正面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
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岸取王躬
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
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為不可帝益忿之
左遷勛為治書執法

襍潛為侍中黃初三年文帝欲立郭后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
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繇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
英娥降媯並以賢良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妹喜紂以炮怡
悅妲己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
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繇內及外
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鬻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齊桓
誓命於葵丘亦曰無以妾為妻今後宮嬖寵嘗亞乘輿若因愛
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
文帝不從遂立為皇后明帝時象役並興戚屬疏斥潛諫曰天
蒸民而樹之君長所以覆燾羣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為
天子裂土分疆匪為諸侯也始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濟加
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王王既微降逮于漢理日益少喪
亂弘多自時厥後亦罔克又太祖濟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
綱以開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踐祚七載每事未遑陛
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
有事海外懸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含業日費千金
大興殿舍功作萬計徂徠之松刊山窮谷怪石珉珠浮于河淮
都圻之內盡為甸服當供橐桔銍粟之調而為苑囿擇禽之府
盛林莽之穢豐鹿兔之藪傷害農功地繁茨棘番疫流行民物
大潰上減和氣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臺經始勿亟百姓子來
不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宮觀崇侈雕鏤極妙志有虞
之摠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千里舉足投網麗擬阿房役百乾

谿臣恐民力雕盡下不堪命也昔秦據殽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號謚至萬葉而二世顛覆願為黔首繇枝榦既机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峻德庸勲親親後又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危同憂深根固本竝為幹翼雖歷盛衰內外有輔昔成王幼冲未能蒞政周呂名畢竝在左右今既無衛侯康叔之鹽分陝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下無副願陛下蓄心闕塞永保無極則海內幸甚

董昭為侍中文帝幸死征南大將軍夏侯尚書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般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嘗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良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設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尚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孰不破賊尚尚當自全奈何乘危不以為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即召尚等促出賊兩頭竝前官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復加

將濟為護軍將軍太和中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共攻遼東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

不宜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為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
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者不乏職
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堯得其財不足為富倘不如意是為
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行竟無成而還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
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饉濟上疏曰陛下方當恢崇前緒光
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而不過
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
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唯當息耗百姓不
至甚弊超之民倘有小旱百萬之衆不為國用九使民必須農
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興休之向踐養
時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疆齊嬴越滅勁吳

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
明神武之畧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又歡娛之耽
害於精爽神大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頽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
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淨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
言也

楊偉為侍中明帝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斬伐生民墓上松
栢毀壞碑獸石柱率及亡人傷孝子心不可以為後世之法則
辛毗為衛尉明帝方修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
講武理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虞
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
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唯陛下為社稷計帝報曰二虜未

減而理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為漢規模之畧也今卿為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高柔為廷尉明帝世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天繼嗣未育柔又上疏曰二虜狡猾潛自構肆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畜養將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拜勢復歸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虜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不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

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天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聖嗣不昌殆亦繇此臣遇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楊阜為將作大匠明帝時帝理宮室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阜上疏曰臣聞明主在上羣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禹勤功務卑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

已周文刑於寡妻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絺此皆能
昭令聞胎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
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理摠觀委世放盪
之惡政所謂善理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
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委世所以衰
弱至於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
高祖之法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施其能邪而陛
下何繇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
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頃者天誦以
多卒暴雷電非嘗至殺烏雀天地神明以三者為王也政有不
當則見蓄譴克己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萌

纖微之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入令得自嫁頃所調送小女遠
聞不令宜為後圖諸所繕理務從約節書曰九族既睦協和萬
邦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心計謀省息費用吳蜀以定爾乃上
安下樂九親熙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
大信於下以安眾庶以示遠人時雍丘植怨於不齒藩國至親
法禁峻密故阜又陳九族之義為詔報曰間得密表先陳往古
明王聖主以諷閭政切至之辭欵誠篤實退思補過將順營救
備至矣覽思若言吾甚嘉之後遷少府時大司馬曹真伐蜀遇
雨不進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曰昃不暇食武王
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蓄異而不戰
竦者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專精應答仄席

而坐思示遠以德綏通以儉間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藉
關山險已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
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改也從使六軍困於
山谷之間進無所畧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卒
物皆可罷之昔邵信臣為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
軍用不足益宜節度帝卽召諸軍還帝愛女淑未期而天帝痛
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廟雒陽葬於南陵將自臨送阜上疏曰
文皇帝武宣皇后山陵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
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帝不從帝旣新作計宮又營
雒陽宮殿觀閣阜又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
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室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
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
臺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
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
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
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戒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慎守
天位以奉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克恭卹民而
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
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
西奔走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下不以是為
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

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諍臣
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驚怯敢忘諍臣之義言不切至
不足以感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於地
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
重詣奏御天子感其言忠手筆詔答明帝著繡帽被縹紵半袖
嘗以見直臣阜諫曰此於禮何法服邪帝默然實盡言然
杜怒為黃門侍郎明帝時樂安廉時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怒
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康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
坐判間奏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
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不擇世
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
以禮故也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
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識之臣皆天下之選不能盡
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
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
效歟原其所繇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
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
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皆可推而得陛下
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
私穀帥繇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憂此者
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
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祚以來司隸較尉御史

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
遐蹤坐待來世之後又乎今之所謂賢者儘有大官而享厚祿
矣然而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
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
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
報所憎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
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
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
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視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
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言賢愚明皆當用也堯數舜
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以自為不
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知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
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書坐則待帷幄
行則從事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
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
與羣臣諭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為親人思所以報賢
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理事何事不辨以此建功何功不
成每有軍事詔書嘗曰誰當此憂者邪吾當自愛耳近詔又曰
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卽自辨也伏讀明詔乃知聖
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理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
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
不敢貴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

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理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為理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入事情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繇之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穀較尉孔夷大將軍任勃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舉不以實入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習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源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理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消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究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之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眾近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理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干迂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祐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恕在朝八年其論議亢

直皆此類也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二十九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二十九
冊府元龜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二十九

魏董尋為司徒軍議掾景初元年明帝於芳林園大起土山植
竹樹尋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

比高祖於桀糾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

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

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

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凰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

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叅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書

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殿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

今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烏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災害屢降堯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為陛下盡言是者乎又誰當千萬乘以死為戲乎臣今言出必死而臣自比九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為為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即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

為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饑凍雖崇美官室猶無益也

張茂為太子舍人青龍中大理雒陽宮納士民妻女茂以吳蜀數動諸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意於玩好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簡選其姿首者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議之陛下天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所以殊貴賤也吏屬君子士為小人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則假貸貫貲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得婦者未有歡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

萬姓之歡心者。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况復有宮庭非負。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為海。聚土為山。賴是時天下為一。莫敢與爭者。爾自哀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創痍號痛之聲。于今未已。疆甲每疆。圖危魏室。陛下不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奪靡是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燿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讐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之侈事。臣竊惟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萬機之事。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飢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輿襯。不待誅而自伏。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陛下可無勞神思於海表。軍師高枕。戰士備員。今羣公皆結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獻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騎奏臣書。以聽諫。篇為善詔。曰是也。擢臣為太子舍人。且臣為書。譏為人臣不能諫。諍。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為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言五十嘗。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命。冒昧以聞。惟陛下裁察。書通上。顧左右曰。張茂恃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高堂隆為散騎。嘗待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弗聽。伶川鳩對而弗從。遂迷不反。周德以

衰良史記焉以為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日興衰在政樂何為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為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措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沒大鐘既鑄周景以斃存亡之機嘗繇斯任安在察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願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有星孛于太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必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宮室為後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宮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畧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明威與人作頌則響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為先然也夫采椽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慧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座而干紫微此乃皇天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象始卒皆於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祇從之

禮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景帝初愈增
崇官殿彫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
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凰奇偉之獸飾
金墉凌雲臺凌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學生莫
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山陵天作
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諫曰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者乃國
家之鎮也穀帛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
是以帝畊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
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繇理之績用不成乃
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

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勲各有
差等君子小人物有報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竝與
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
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
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薦臻無以卒歲
宜加愍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
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兢兢業業惟
恐有違然後理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修政未有不
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
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
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倫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

直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強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禁則放溢無極夫情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苟情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竝至將起禍辭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繇此觀之禮義之義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理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竝修德政復稱帝欲與省租賦不理玩好動咨者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竝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

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議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為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將至於敗則弗為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為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為賢主躬行儉約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為天下倒懸可謂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謂長歎息者三况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強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驚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俸祿稍見折減方之士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

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人兼名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為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費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伐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八有其分出有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今陛下所與其坐廊廟理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譏其不正諫而為世誠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

觀隆此奏使朕懼哉

王肅為散騎嘗侍明帝宮室盛興而期會迫急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肯已分肅抗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既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軍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嘗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

暮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
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為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
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不立
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
有死民無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
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
駕當幸雒陽發民為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
不以時遣有司徒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
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為自今以後倘復使
民宜明其令使必知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
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為
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
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
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不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為也漢時有犯
蹕警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
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
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措其手足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
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乎而天子之身反可
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己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
無虧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士稱之言猶不虧而况行
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陳諸禽
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

王基為中書侍郎明帝盛修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曰臣聞古
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
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儉約俾不
至於生是患者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
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
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
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
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簡之則無以應敵久之
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兢社稷之憂
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

衛覲為尚書明帝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覲上疏曰夫變情

厲性强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
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言此四者君上之無制
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也順之者愛之所
繇來逆意者惡之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
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陛下
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理政則
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為不然昔漢
文之時諸侯強大賈誼累息以為至危况今四海之內分而為
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
困急是與六國分理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
下不善留意將遂彫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

飲食之饋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後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竝用籌策計較府庫量入為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繇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繇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觀歷漢魏時獻忠言率如此

蜀譙周為太子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

昔王莽之敗豪傑竝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厚薄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眾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寬獄節儉飲食勤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邛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齊棺襁負而至者可不勝數故能以弱為強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雒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鉞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雒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

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
既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
自安不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
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
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
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
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
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
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
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
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修奉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

之教

吳張紘為長史大帝征合肥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者
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威壯之氣忽強暴之虜三軍之衆
莫不寒心雖斬將奪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
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大帝納紘言而止既還明年將
復出軍紘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
播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動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為威耳今麾
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傾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植任賢使
能務崇寬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不行
薛綜為尚書僕射公孫淵降吳而復叛大帝盛怒欲自親征綜
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係命也是以居則

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按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鎮四海之心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季繇斯喜拒以無所取材漢元帝欲御樓船節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郭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鈔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埔穀稼不植民教鞍馬轉徙無嘗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烏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雖獲其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滉漾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嘗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計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種轉相洿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承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弊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棄安席者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水之險則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

陸瑁為選曹尚書大帝忿公孫淵之狙詐反覆欲親征之冒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嘗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恍惚無嘗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謂不愛貨寶遠以爵命加之者非

嘉其德義也誠欲納誘愚筭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貌嘗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君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没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接地連苟有聞隙應機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相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兵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强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行悉用加以單步負糧輕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嘗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唇齒相濟若實孑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遁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乘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帝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至於中夏鼎沸九域盤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將養以待隣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乂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計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故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任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帝再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

顧譚為平尚書事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上下有差陞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

人之坐帝有怒色及盜辨上下之儀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以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繇是霸與譚有隙

步騭為驃騎將軍時中書呂壹典較文書多所糾舉騭上疏曰伏聞諸典較適扶細微吹毛求瑕重按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踏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作士呂侯贖刑張子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繇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為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為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目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騭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僚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驚悟人

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曰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嘗潘濬
深貴重臣在竭誠夙夜故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
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
司責其功效課其負殿此三者思慮不到則己豈敢專擅威福
欺負所天乎又曰懸賞則顯善設刑以威姦任賢而使能審明
于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辦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觀
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
竊聞諸縣竝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御命不
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為民害愚以為可一切罷省帝
亦覺悟遂誅呂壹隲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帝雖
不能悉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

羊銜為督軍使者時太子和與弟魯王霸不睦銜上疏曰臣聞
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為國
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宮竝
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走下風聽採衆論咸謂二宮
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
隅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賓延四遠
使異國聞聲思為臣妾今既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
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
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視聽小宜期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
下傾企顛顛之至願也或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
就如所嫌猶宜補宜密加九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

或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
達之日聲論當興將為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
若無以解異國則無以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
巍巍鎮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
清地晏萬國幸甚矣
華覈為中書丞時孫皓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
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竝廢覈上疏諫曰臣聞文文世九州晏
然秦民憊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
分王子弟以藩公室當此之時皆以為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
至於賈誼有以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為長嘆息者六乃曰
今時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
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
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欲以此
為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眾習攻戰
之餘術乘成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
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為緩
抱火卧薪之喻於今為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
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
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強臣專政上
詭天時下違眾議已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
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痍之餘眾哀苦之餘眾
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

重以失業家戶不瞻而北方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
為西藩土地險固如承先王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
圖一朝奄至傾覆唇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
阯九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控動因
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嘗恐呼吸復有變故
昔海虜窺甯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盜無日今
亮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運誠宜除建立之役先備預
之計也勉墾植之業為飢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
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
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所
因為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
已困矣昔大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怪消殷興熒惑守心
宋以為災景公下從瞽皮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修德
於身而惑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為愚蔽誤忝近侍不
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慙俯愧無所逃處退伏思惟熒惑桑
穀之異天示二主至如他餘錙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為驗
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既覲白雀繼見
萬億之祚實靈所挺以九域為宅天下為家不與編戶之民轉
徙同也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為不祥又揚市土
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輿駕遷住門行之神皆轉移猶恐長久
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為憂灼也
臣省月令季夏之月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

動衆舉大事必有天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之軍與會無異六月
戊己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
中丘春秋書之垂為後戒今築宮為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
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禁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未安又恐
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者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則日月滋蔓若
悉竝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
精兵北土所難欲以一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
此宮成死叛十五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增十
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
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強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
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
安寧之世戒備如此况敵强大而忽農亡畜今雖頗種植間者
大水沉沒其餘存者當須耘獲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
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
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宮供濟若上下空
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為陛下
計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悽悽昧犯天威乞
垂哀省書奏皓不納覈遷東觀令領右國史時倉廩無儲世俗
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
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
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
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促送到都或

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
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
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故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
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已來已向
百戰農人廢南畝之務士女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
長饑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
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為已勞也求其為已死也三謂飢者
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
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
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
而後溫滋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
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黻
轉相倣倣耻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儋石之儲而出
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
百姓不瞻宜益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
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
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
則十萬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
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
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彩之
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彩去文繡未
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

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上務富國之本業也然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海無虞猶以雕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饑寒之本况今六合分垂豺狼充路兵不離強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五百四十一

諫諍部二十八 直諫第七

吳賀郎為中書令時孫皓允暴驕矜政事日弊郎上疏諫曰古

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

始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

身履道恭奉神器旌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

真偽相質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

佞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

害是以士推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理

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

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竊聞順意
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
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過日消而
福臻聞其譽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已
以求過譬天位於乘奔馱虎尾為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
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曜毀譽之實沉淪近習之言昔高宗
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恕忘忽之如遺故嘗侍王蕃忠恪
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
偶有逆忤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電謂
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
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

又伺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
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
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
姦利定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置山陵芟夷林
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
費而兵事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饑凍大小怨歎臣竊
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
參之典籍皆陰氣凌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觀覽書傳驗
諸行事留祥之應所為寒慄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
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君禳
舊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

叙俊又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
受直辭祇承乾旨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
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視民為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
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
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
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
求老幼饑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自嚴刑峻法苦民
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
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特優育以待有事而
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短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
入抱無聊之戚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賑

恤窮乏省諸不急盪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矣夫民者
國之本食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無經月之蓄而後宮之
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無損耗之費使庫廩空
於無用士民饑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已之
威德而怙敵之不来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為難誠非長
策廟勝之要也昔太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
萬里雖承天贊實繇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宜勉崇德器
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輕難得之大
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臣聞否泰無嘗吉凶繇人
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
據敵函之阻德化不修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

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夫人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為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儆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變豐基強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晉秦秀為博士時王濬有平吳之勲而為王渾所譖毀武帝雖不從無明賞罰以濬為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為之怨秀上言曰自大晉啟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為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輒懷

惶怖當濟時有能借天子萬乘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寔皆甘之耳今濬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之本非已分有焉而遽與計較乎武帝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尚書左僕射散騎嘗侍王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為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議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為陛下腹心不二之臣且攸為人修潔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戍幹方之實去離天

朝不豫王政傷母弟至親之休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
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
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由後各處方任在內
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為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
仁慈之美耳而今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心之情臣竊為陛下
不取也若以后妃外親任以朝政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
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
事輕重所在無不為害也不可事以曲設隄防慮方來之患者
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
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為安之理此最有國家者之深
忌也愚以為太子太保缺宜畱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
軍王珣共為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補納廣
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今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
覆之臣惠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女
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每盡善莫萬分之助臣
而不言誰當言者帝不納
庚粵為博士齊王攸之就國也下禮官議宗錫之物粵與太叔
廣劉墩繆蔚郭頤秦秀傅珣等上表諫曰書稱帝堯克明峻德
以親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同姓之國四十
人元勳睦親顯以殊禮而魯衛齊晉大放土宇竝受分器所謂
惟善所在親疎一也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跡王室親屬佐命
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又安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統

方嶽當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帝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空及召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夫聞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贊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為隆寵也昔申無字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為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為賤妨貴少凌長遠問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廷為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室公族之本而去之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者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嘗職不賢邪不宜大啟土宇表建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名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專草議先以呈父純不不禁太嘗鄭默博士祭酒曹志竝過其事武帝以博士不答所問答所不問大怒專等竝除名又博士秦秀等以為齊王宜輔內朝政不可之藩祭酒曹志魏曹植之子嘗恨其父不得志於魏因滄然嘆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朝之隆其殆乎哉乃奏議曰伏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為聖君

稷契為賢臣內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內五世及葬後雖有五霸代興桓文譎主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禮終於譎而不止驗於尾火不掉豈與名公之歌棠棣周詩之詠鷓鴣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幹植不強枝葉不茂骨骸不存皮膚不充自羲皇以來豈是一姓之獨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磐石之固夫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故天聰明自我人聰明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後其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疎為之用皆自聖主之深恩日月之所始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儒官若言不及禮是志寇竊知忠不言議所不敢志以為當如博等士議議成當上見其從弟高邑公嘉嘉曰兄議甚切百年之後必書晉史目下將見責邪帝覽議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以議者不拍答所問橫造異論策免太嘗鄭默於是有司奏收志等結罪詔惟免志官以公還第詔味美益目裴頠為左僕射侍中惠帝時以陳準子康韓蔚子高竝侍東宮頠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遊接必簡英俊後宜用成德康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足光闡遐風之弘理也或曰閻纘為西戎較尉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寃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適手疏以為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

於聖父而至此者繇於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
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服膏梁繫鐘鼎食之家希有寒門
儒素如衛紹周文石奮疎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類遂
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
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甚所以致
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學問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
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為名實不讀
書但共鮮衣怒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
嘗恐公族陵遲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為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
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闔三老上
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矣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築思子
之臺今適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為輕於戾太
子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為
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經藉不廢
以為之保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為之友置游
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官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
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
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
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勅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
思愆改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
庸克復為殷明王文魏文帝懼於見廢夙夜自祇竟能自全及
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為平原侯為置家臣庶子師友之學皆取

正人共相規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沒事母以謹聞於天下
子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為師子房
為傳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
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
虜繇陛下驕適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
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為大計亦復
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素寒
門無力仕官不經東宮情不私適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
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嘗備近職雖未能自結天日情
同閭寺恹恹之誠皆為國計臣老母見臣為表乃為臣作卦云
書御即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為頻見拔擢當為近職
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
書奏御不省皇太孫立纘復上疏曰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
見省覽昔壺關三老陳衛太子之寃而漢武築思子之臺高廟
令田千秋上書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
遷位至丞相乘車入殿號曰車氏恨臣精誠微薄不能有感竟
使太子流離沒命許宮向今陛下即納臣言不至此禍天贊聖
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其晚無所復
及詔書慈悼迎喪反葬復其禮秩誠副衆望不意呂霍之變復
生於今日伏言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
中慰慈悼寃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追惟庶人所為無狀
幾傾宗廟賴相國太宰至忠憤發潛謀俱斷奉贊聖意以成神

武雖周誅二叔漢掃諸呂未足以喻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
以為永制禮制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為置宮屬皆如朋友
不為純臣既使上厭至望以崇孝道又今不相嚴憚易相規正
昔漢武既信姦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中囚
邴吉以皇孫在焉閉門距命後遂擁護皇孫督罰乳母卒至成
人立為孝宣皇帝苟志於忠無往不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
繇世教寬以成節雖距詔書事在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以
來用法太嚴遲速之間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強為今世之
誅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台其王而昌
不遣先徵昌入後復召王此繇漢制本寬得使為快假令如今
呂后必謂昌已反夷其三族則誰敢為殺身成義者哉此法宜
改可使經遠又漢初廢趙王張敖其臣貫高謀殺高祖高祖不
誅以明神道田叔孟舒十人為奴髡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
安向使晉法得容為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邴
吉距詔不坐伏死諫諍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
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也臣每
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聞頗有人於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
收付雒陽獄奏科其罪然臣固莫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
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覆請審者此繇
恐畏滅族今皇孫冲幼世事多故若有不虞強臣專制姦邪矯
詐雖有相國保訓東宮擁佑之恩同於邴吉適可使玉體安全
宜開來防可著于令自今以後諸有廢興倉卒羣臣皆得輒嚴

須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為信得同周昌不遣王節下聽臣
子隱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儲副以安後嗣之遠
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臣前每見詹事裴權用心懇惻舍人
秦戢數上疏啟諫而爰倩贈以九列權有忠意獨不蒙賞謂宜
依倩為比以寵其魂推尋表疏知秦戢輩及司隸所奏諸敢拜
辭於道路者明詔稱揚使微異於眾以勸為善以獎將來也續
又陳今相國雖已保傅東宮保其安危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
入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較尉
梁柳白衣南安朱冲比者以為師傳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
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若吳太妃家室及賈郭之黨如此之輩
生而富溢無念修己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少
主者也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素士履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
羣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於相切磋為益昔魏文帝之在東
宮徐幹劉楨為友文學相接之道竝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為
友諸葛恪為賓臥同床帳行則參乘加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
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
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
可不勉哉昔周公親撻伯禽曹參筮密二伯聖考慈父皆不傷
恩今不忍小相維持今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在禮太子
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既簡
於恩亦疏易致構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起漢
高祖身為天子父猶庶人萬機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

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日一覲哉續又陳今迎太子神柩孤魂獨行太孫幼冲不可涉道謂可遣妃奉迎遠路令其父衍隨行衛護皇太子初見誣陷臣家門無祐三世假親具嘗辛苦以家觀國固知太子有變臣故求副監國欲依邴吉故事距違來使供養擁護身親飲食醫藥冀足救危主者以臣名資輕淺不肯見與世人見笑謂為此職進退難居有必死憂臣獨以為苟全儲君賈氏所誅甘心所願今監國御史直副皆當三族侍衛無狀實自宜然臣謂其小人不足具責故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以聖王慎選故河南尹向雄昔能犯難定故將鍾會文帝嘉之始拔顯用至於先帝以為右率如間之事若得向雄之北則豈可觸哉此二使者但為愚怯亦非與謀但可誅身自全三族如郭倣郭斌則於刑為當又東宮亦宜妙選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萬歲之後太孫幼冲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淺薄士無廉節賈謚小兒恃寵恣睢而淺中弱植之徒更相翕習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又謚前見臣表理太子曰閻兒作此為健然觀其意欲與諸司馬家同皆為臣寒心伏見詔書稱明滿奮樂廣侍即賈某名犯太祖廟與謚親理而亦疏遠往免父喪之後停家五年雖為小諱下字屈有識貴之潘岳繆微等皆謚父黨共相沉浮人士羞之聞其晏然莫不為怪今詔書暴揚其罪竝皆遣出百姓盛云清當臣獨謂非但岳微二十四人宜皆齊出以肅風教朝廷善其忠烈

擢為漢中太守
顧榮為元帝丞相軍司散騎嘗侍凡所謀畫皆以詔焉榮既南
州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推敬之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
禱頗廢萬機榮上疏諫曰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
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飧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一日
萬機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哀李之末屬亂
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伏軾
怒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急禱祀
之事誠復可修宜有便塞參佐白事斷賓客問訊今強賊臨境
流言滿國人心萬端去就紛紜願冲虛納下廣延俊彥思畫今
日之要塞鬼道淫祀引九合之勤雪天下之恥則羣生有賴關

泰有期矣

丁潭為元帝丞相西閣祭酒稱制使各陳時事損益潭上書曰
為國者恃人須才蓋二千石長史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使必
允當既得其人使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下者有嘗心此
為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既數有送迎之費古人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中才處局各難以速成夫兵所以防禦未然鎮塞姦
凶周雖三聖功成繇武今戎戰之世益宜留心簡選精銳以備
不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其力竊聞今之兵士或私有後
使而營事不克夫為國者猶為其家也計財力之所任審取舍
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損棄分外之役今兵人未彊尚審其宜
經塗遠舉未獻大捷更使力殫財盡而威望挫弱也

熊遠為御史中丞元帝時冬雷電且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遠
上疏曰被唐牛詔書以雷電大震暴雨非時深自克責雖禹湯
罪已未足以喻臣闇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節儉敦朴愷
悌流惠而王化未興者羣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大化素
殫負乘糝穢明時之責也今逆賊滑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殯梓
宮未及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遣軍北討讎賊未報此一
失也昔齊侯既敗七年不飲酒食肉況此恥尤大是臣子之責
宜在枕戈為王前驅若此志未果者當上下克儉恤人養士徹
樂減膳惟修戎事陛下憂勞於上而羣官未同戚容於下每有
會同務在調戲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
白望不在才幹鄉舉道廢請託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修望而
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故公違道虧
私塗日開強弱相陵冤枉不理今當官者以理事為俗吏奉法
為苛刻盡禮為諂諛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雜此
三失也世所謂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議貶其非轉見排退陸
沉沉滓時所謂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論美其賢漸相登進士
不輟官攀龍附鳳翱翔雲霄遂使世人削方為圓撓直為曲豈
待顧道德之清塗踐仁義之區域乎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偽薄
皆此之繇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則此俗未可得而變也今朝
廷羣司以從順為善相違見貶不復論才之曲直言之得失也
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辨諍之時士有祿仕之志焉郭
翼上書武帝摺為屯留令又置諫官所以從受直言誘進將許

來故人得自盡言無隱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祿之數奏以言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祿不試甚違古義
亂之所繇也求才急於疎賤用刑先於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
無違滯堯取舜於側陋舜拔賢於巖穴姬公不曲繩於天倫叔
向不虧法於孔懷今朝廷法吏多出於寒賤是以章書日奏而
不足以懲物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宜招賢良於屠釣聘取
介於丘園若此道不改雖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能哲而惠何
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得其人之
益也臣竊惟陛下郭璞為尚書郎永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有道之君未嘗不
以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亡者三代
之所興也亡而自以為存者末季之所廢也是以古之令主關
納忠謹以弼其違標顯切直用攻其短乃至聞一善則拜見規
誡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陛下符運
至著勲業至大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殆繇法今
大明刑教太嚴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衆乖此自然之勢
也臣去春啟事以囹圄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大理宜因郊祀作
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苗摧震薄蝕之變
狂狡蠱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聞去秋以來諸郡竝有暴雨
水皆洪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復欲有構妄者咎徵漸成臣甚
惡之頃者以來後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
愚險共相扇動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虞案洪範傳君道虧則

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
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
育夫固靈基顯百顯之實望惠潤又歲涉千位金家所忌宜於
此時崇息布澤則火氣潛消菑譴不生矣陛下上承天意下順
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勅法以肅理官克厭
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臣今所陳暫而省之或
未允聖旨久而尋之終亮臣誠若所啟上合願陛下勿以臣身
廢臣之言言言無隱而陛下納之適所以顯君明臣直之義耳
疏奏納焉即大赦改年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
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
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
自云有道術帝留谷宮中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為妖異無有因
繇陛下玄鑿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為國以禮
正不聞以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
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况谷妖詭恠人之甚者登講肆之堂
密邇殿省之側塵黜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切所不取也陛
下簡以谷信為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
以人事若以谷為妖蠱詐妄者則當投彼裔土不宜令褻近紫
闈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為國作責者則當克己修禮以弭其
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為陰陽陶蒸變化
萬端亦是狐狸魍魎憑假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臣
以人之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明帝即位谷因亡

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夫固靈基黜百顯唐時元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息布澤則火氣潛消菑譴不生矣陛下上承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勅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臣今所陳暫而省之或未允聖旨久而尋之終亮臣誠若所啟上合願陛下勿以臣身廢臣之言臣言無隱而陛下納之適所以顯君明臣直之義耳疏奏納焉即大赦改年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

自云有道術帝留谷宮中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為妖異無有因繇陛下玄鑿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為國以禮正不聞以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况谷妖詭恠人之甚者登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黜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切所不取也陛下簡以谷信為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為妖蠱詐妄者則當投彼裔土不宜令褻近紫闈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為國作責者則當克己修禮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為陰陽陶蒸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魍魎憑假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臣以人之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明帝即位谷因亡

走
孫霄為瑯琊國右嘗侍瑯琊悼王煥薨年一歲元帝悼念不已
營起國陵工役世衆霄上疏諫曰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
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世豐不使奢放凶荒必務約殺朝聘嘉
會足以展庠序之儀殯葬送終務以稱哀榮之節上無奢泰之
謬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
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約聖賢之所嘉也
語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則明教化法制不
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祚興微濟弊聖懷勞謙務從簡儉憲章
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尚飾此臣愚情切所不安也棺
槨與服梳篋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拍厯禮典所無天
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瑯琊一國一時所
用不為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言今天臺所居王公百僚聚在
都輦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薄千計凶門兩表衣以
細竹及材木價值既貴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過飾宜從粗簡
又按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柩大夫容壺士容瓶以壺瓶
為差則柩財大於壺明矣槨周於棺棺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
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為堅固無益於送終而有損於
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嘗典既減殺而猶過舊此為國之所厚惜
也又禮將葬遷柩於廟祖而行及墓即窆葬之日即反哭而虞
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於丘
墓蓋以墓非其神之所故修虞於殯官始則營草宮於山陵遷

走
孫霄為瑯琊國右嘗侍瑯琊悼王煥薨年一歲元帝悼念不已
營起國陵工役甚衆霄上疏諫曰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
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世豐不使奢放凶荒必務約殺朝聘嘉
會足以展庠序之儀殯葬送終務以稱哀榮之節止無奢泰之
謬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
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約聖賢之所嘉也
語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則明教化法制不
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祚興微濟弊聖懷勞謙務從簡儉憲章
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尚飾此臣愚情切所不安也棺
槨與服梳篋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拍厯禮典所無天
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瑯琊一國一時所
用不為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言今天臺所居王公百僚聚在
都輦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薄千計凶門兩表衣以
細竹及材木價值既賁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過飾宜從粗簡
又接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柩大夫容壺士容瓶以壺瓶
為差別柩財大於壺明矣槨周於槨棺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
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為堅固無益於送終而有損於
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嘗典既減殺而猶過舊此為國之所厚惜
也又禮將葬遷柩於廟祖而行及墓即窆葬之日即反哭而虞
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於丘
墓蓋以墓非與神之所故修虞於殯官始則營草宮於山陵遷

神樞於墓例之非典也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臣至愚至賤
忽求革前之非可謂狂瞽不知忌諱然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
宗廟社稷遠託江表半州之地彫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
非但不足死亡是懼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憇可憂之至重正
是規矯末俗改張易調之時而猶當竭已罷之人營無益之事
殫已困之財修無用之費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今瑯琊之於
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
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翦莠之言有補萬一塵露
之微有增山海表寢不報

江道為吏部郎長兼侍中時穆帝將修後池起閣道道上疏曰
臣聞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盛
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臺濬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以弘皇上
之尊彰臨下之義前聖創其禮後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營斯
事周宣興百堵之作馮雁歌安宅之歡魯僖修泮水之宮林芹
有思樂之頌蓋上之有為非以予欲是盈下之奉上無嘗然三
為勤此自古之令典軌儀之大式也夫理無嘗然三正相詭司
牧之體與世而移致飾則素故賁返於剝有大必盈則受之以
謙損上益下順兆庶之悅享以二簋用至約之義是以唐虞流
化於茅茨夏禹垂美於卑室過儉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聖行
之以致至道漢高祖當營建之始怒宮庫之壯孝文今者二虜
世愛十家之產亦以播惠當時著稱來葉今者二虜未殄神州
荒蕪舉江石之衆經畧艱難漕揚越之粟北饋河雒兵不獲戢

運戍悠遠，內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來水旱為害，遠近之
收，普減嘗并財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之往
代，豈獎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質天縱，凝曠清
虛，闡日新之盛，茂欽明之量，無欲體於自然，冲素刑乎萬國。韶
既盡美，則必盡善，宜養以玄虛，守以無為，登覽不以臺觀，游豫
不以苑沼，偃息必於仁義，馳聘極於六藝，觀巍巍之隆，鑒二代
之文，仰味羲農，俯尋思孔，其為逍遙，足以尊道德之輔，親縉紳
之秀疇，咨以時顧問，不倦獻替諷諫，日日而聞，則庶績惟凝，六
合成熙，中興之盛，邁於殷宗，休嘉之慶，流乎無窮。昔漢起德陽，
鍾離抗言，魏營宮殿，陳羣正辭，臣雖材非若人，然職忝近侍，言
不足採，而義在以聞，帝嘉其言而止。

孫綽字興公，為散騎嘗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
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雒陽，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
人情疑懼，雖竝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上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
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滌舊京，然後神旂
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
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興，莫不藉地
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
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分之釁，試繇道喪。然中夏蕩蕩，
一時橫流，百郡十城，曾無完郭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
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
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

哉斯已然。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較實量分，不
得不保小。存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
河碓丘墟，函夏肅條，并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
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考，丘隴成行，雖北風之
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輪之日，中興五陵，
即復緬成，避域泰山，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
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
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
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
感而百姓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蹶
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

之糧，貧者無一食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
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
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為本，疾寇所以為人，眾喪而寇除，亦
安所取裁。此人者，所且哀矜，國家所宜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
豈有嘗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存，會使德不可
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
至者矣。一朝啟一字宮，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為且可
更遣一將，有成名資實者，先鎮雒陽，於陸所築三壘，以奉衛山
陵，抑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
積穀漸為之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
復欲之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首之救痛痒，率然之應。

首尾山陟

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

文簡樸之

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減寇為先

十年行之無使不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先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茲以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故吐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猶君臣相與弘勝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昌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者竊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翦莖之謀聖賢所採所以不勝至憂獨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桓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

許榮為左領衛將軍時孝武帝以會稽王道子輔政朝政既紊榮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命議用為郡守縣令竝帶職在內委事於小吏中僧元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賂輒臨官領衆無衛霍之才一方古人為患一也且聞佛者消遠玄虛之神以五戒為教酒不飲而今之奉者穢慢阿尼酒色是耽其違二矣夫致人元未足手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溫無罪必天夭命其違三也血者未必躬竊人財江河母失布罪繇今尹今禁令不明劫盜公行其違四矣在上化下必信為本昔年下書勅使盡規而裁集無行採用其違五矣尼僧成羣依傍法服五戒阻不能遵况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事又侵

漁百必身

亦未合布施之道也又陳太子宜

臨東宮

尅獎德業

以不省

聞八夷為博平今時孝武帝以會稽王道子輔政道子既為皇

太妃所愛時生假敬帝不能平然以太妃之故加崇禮秩與上

疏曰驃騎諸不軍之千秋協附宰相定自微賤竊弄威權銜

賣天下其子齡為樂安駐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

還縣又尼姘類動亂時殺賤人饑寒流殍不絕繇百姓單貧

後調深刻又武將軍庾嘗鳴角京邑主簿或良夫苦諫被囚

殆至沒命而嘗以醉酒見怒良夫以執忠廢宗又權寵之臣各

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國疏奏帝益不平而逼於

太妃無所廢黜



